

# 卷十四下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  
四卷 (十三經註  
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十四下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9320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是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曰梁

王聖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又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為神人故謂之神  
凡是大善而樂正子能善能信是在二之中而在美  
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充實而至神也。孟子  
子聞樂子為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

矣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

道為已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

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

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招之國豈攔也招胥也今之與揚墨辯爭道者譬如

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攔則可又復從而胥之

太甚以言去揚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

甚國孟子至招之。正義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

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者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揚至歸斯受之而已矣者墨翟

無親疎之別揚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毀傷之義儒

者之道如學所以為已壯而行之所以為人故能兼

愛無親疏之道必歸於揚朱為已逃去揚朱為已之

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

之矣今之與揚墨至從而招之者孟子又言今之人

有與揚墨辯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入其

攔又從而胥之也以其逃墨而歸儒則可受之而

已而乃又從而罪之無以異於追放逸之豕豚既入

其攔又從而胥之也以其為亦太甚矣此孟子所以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國征賦也國

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

紕鎡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厮養之役

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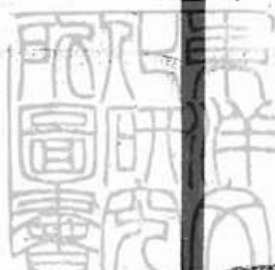
父子離國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

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

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國

孟子曰至父子離。正義曰此章言原心長力政之

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孟子



孟子卷下

是言清

口有布縷之征至用其三而父子離者此所以薄稅  
斂之言而有以救時之弊者矣孟子言有布縷之征  
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所以為衣縷所以統蠶  
甲粟米所以為糧力征所以荷負斯養之役然而君  
子為政其於此三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其二則有  
其二今夫三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其二則有  
傷財而民至於餓死用其三則有害民而至於父子  
離散是豈君子之為政然歟蓋征之者義也緩之者  
仁也惟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充類之至而  
義之盡者君子所不為也此孟子不得不權時而救  
弊之時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

身國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

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

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

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求無患也孟子言諸侯之

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

其封疆是寶其土地也脩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以

不離散是寶人民也脩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以

此三者為寶而寶珠玉者殃禍必及身矣此孟子見

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賦重斂不以其土地人民政事

為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和氏之璧隋侯之珠

○正義曰案韓詩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中獻

武王武王使人璞泣於楚山下成王怒則其左足後成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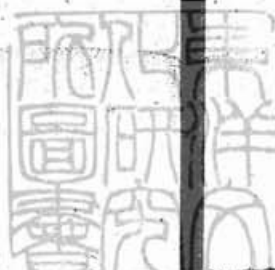
即位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成王怒則其左足後成王

名曰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元暢往齊國見一蛇

在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

到蛇處乃見此蛇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爲隋侯珠矣

夜









為竊履來與 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

我本為欲竊履故來邪曰殆非也 館人曰殆非為

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

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

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

呼來者亦不拒遂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

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

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 孟子

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適受之如海百川移

咎者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官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  
止於賓客所館之樓上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  
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者言業織之有次  
業而未成之屨置之於窻牖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  
之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此屨之不見為從  
者之屨也曰子以是為竊履來與者孟子見館主  
乃問已以為從者之屨也其屨乃謂之曰子以是從  
者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子之屨故來與曰殆非也館  
主自知責已問之過也乃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  
夫子之設科也至斯受之而已矣者孟子又曰夫我  
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  
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  
亦且不保其異心也然則不拒從者之屨屨亦何  
累之有論語云不保其往有教無類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  
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



人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人皆有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

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人能克無欲害人

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窬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

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受爾

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



大而以有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

是以言飾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飾之也是

皆穿踰之類也

飾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

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

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

穿踰之類也

孟子曰至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善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之類者孟子曰

人皆有所不忍至是皆穿踰之類也者孟子言人皆有所惻隱而不忍如能推之所不忍於其所忍若仁

入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仁之為道如是也人皆

有所不喜為謂貧賤也如能推之所不喜為而達之於所喜為謂富貴也是為有義之人也人能充大不欲害人之心而為仁則仁道於是乎備故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無穿喻義利之心以為義則義於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人爾汝之實是不為人所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為義者也言所為皆可以為義矣蓋側隱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不為者義也但能充而大之則為仁義矣人之為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而與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失之謫也以其與之言而不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是失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

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智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身正物正天下平矣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

任者輕

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

孟子曰至自任者輕。以心為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充之况以妄言失務者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至所以自任者輕孟子言辭之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為善言者也所守簡約而所施博大者乃為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是所謂言近而指遠也是孟子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於其言也皆在智臆以其不遠於





心而道存焉蓋帶者所以服之近於人心也故取而  
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抑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口  
說而已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所謂守約而  
施博也是孟子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之所守特  
在脩身而天下由是平矣是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  
且人病在舍其己之田而耕耘他人之田也是所求  
於人者為重而所以自任其在己者太輕耳芸治也  
田所以喻人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己身而治他人  
之身也故  
為是云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堯舜之體性自善

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  
民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人動作容儀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死



者有德哭者哀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 言其必信

非以正行也 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

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

性不忍欺人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君子順

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

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

也。孟子曰至於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者孟子言

堯舜之體性自善於人而反之者也。一則體性之自然

以施人謂加善於人而反之者也。一則體性之自然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至者以其體性之自然

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蓋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是為

動容中禮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哭其死而哀之者非為其生者也以其動容中禮德性然也經德不問非以干禱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是謂周旋中禮者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行德不回邪非欲干求爵祿而然也以其周旋中禮德行然也言語必以正非欲以正行為名故然也亦非周旋中禮德言如是也君子者順性蹈德行其禮法脩身以俟命而已然則堯舜禹湯為盛德之至亦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大人謂當時

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

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

語得盡而已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

仞八尺也椽題屋雷也堂高數仞椽題數尺奢太之



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六室無尺丈之限故言數

仞也食前方丈待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極五

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文待妾衆多至數百人也般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般大

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于遊田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

彼哉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為也在我所行

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

乎哉孟子至彼哉。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

遺然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



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吾何畏彼哉者孟子言說  
 當時之尊貴為之大人者當輕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尊貴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展得盡其言也  
 又言堂高數仞八尺也至雷高數尺是為奢泰之  
 室也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不為此室也食之前有方  
 丈之廣以極五味之饌而列之又有所侍之妾至數  
 百人之衆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大作樂而  
 飲酒驅騁田獵有後車千乘之多如我得志於行道  
 亦不為之也以其在彼驕貴之事者皆於我所耻而  
 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王之制度者  
 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彼之  
 富貴乎哉是以說大人則  
 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

者謂遭橫暴若單豹卧深山而遇眗虎之類也然亦

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

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

者衆疏孟子至寡矣。正義曰此章言清淨寡慾德

速禍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孟子言此以教時人

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孟子言此以教時人

也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治其心莫善於寡欲也其為人

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是如單

豹為人也。其欲獨隱處於深山而卧乃遭遇於飢虎而

亡之是也。其為人多欲則常於外物之所汨喪雖

間有不亡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無二三也。然而未

必多有者焉。以其亦少也。是如欒黶為人多貪乃為



孟子同  
其旨也

曾皙嘗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孟子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嘗羊棗父沒之

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擬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

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孟子曰膾炙哉孟子言膾

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

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孟子言膾炙雖美人

所獨嘗獨曾子父嘗羊棗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



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共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曾皙至所獨也。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

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之曾皙嘗羊棗而曾

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曾

皙曾子父也曾皙為人專好羊棗羊棗名也曾皙

既沒而曾子常思念其親而不忍食羊棗公孫丑怪

之乃問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為美孟子

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於羊棗也而羊棗何可比於

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

棗公孫丑又問孟子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多而不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孟子又答之曰膾炙雖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又答之曰膾炙雖

美人所同好者也羊棗獨曾皙好之故曾子所以思

念之而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者以

其姓為族之所同名為君父之所獨故諱之也

羊棗棗名也。正義曰蓋棗與棗一物也然而有二

名是棗小而棗大棗酸而棗甘耳云羊棗則羊棗之



為大棗其者矣其類則搯棗之屬也曾者曾子父也案史記弟子傳曰曾藏音點字皙是也孔傳云曾參父名點。○上章無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曾子為非義而乃不知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曾子之心言之是或一於孝道故云然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

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

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言人行類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蹉跎譎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晉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

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何以謂之狂也  
**註**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註**嚶嚶志大  
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  
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  
不潔之士而與之是褻也是又其次也  
**註**屑褻也不  
潔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惡  
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褻人次於狂者也孔子曰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

**註**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

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註**

萬章問鄉原之惡何如曰

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

矣闐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註**

孟子言鄉原之人

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

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

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



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  
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  
之行媚愛也故闢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  
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  
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註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  
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  
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  
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曰非之無舉  
也刺之無利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以忠信行

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故曰德之賊也註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

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  
合於汚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以忠信行其身若  
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  
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  
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  
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  
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

德也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

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

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衆似有

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

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

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

惡之行也

萬章曰至斯無邪慝矣。正義曰此章

禾谷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

身行民化於已子率以正軌敵不正之謂也萬章問

陳國有虎不遇賢人上下無有交者乃歎曰蓋歸步

來言我黨之爲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中道者也

亦以不忘其初而思故舊也故問之孟子謂孔子在

陳國何爲而思魯國之狂士者也孟子曰孔子不得

中正之道與之至故思其次也孟子答之曰孔子不得

其但進取於大道而不知退宿於中道猶者有所不

敢爲但守節無所爲而應進退者也孔子豈不欲中

道者而與之哉不可以必得中道之人故思念其次

於中道者爲狂狷者也故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又

問孟子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之狂矣曰琴張會



五九

五

德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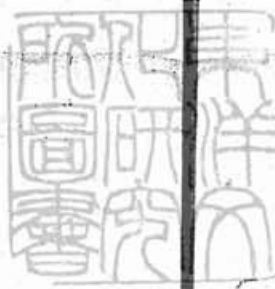




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於曾皙琴張二人耳此  
 孟子所以謂之狂士也曰其志鬱鬱然曰古之  
 以謂此三人為之狂士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其志  
 古之人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其志  
 鬱鬱然大言乃曰古之人古之人乃考驗其所行  
 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言過於行為之狂者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亦不與之者其惟  
 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為賊害於德者也  
 則孔子如以自非鄉原而過其門而不入室者則  
 恨之矣此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也  
 所以思於中道而不可得則思其狂猶曰何如斯可  
 謂之鄉原矣萬章又問何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  
 以是鬱鬱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答之曰鄉原之人  
 其言何似以是鬱鬱然若有大也以其言不顧於行  
 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所行之行  
 何為鄉原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鄉原

也但當取為人所善則可矣故闕然大見媚愛之於  
 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者矣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  
 焉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問之曰如孔子  
 皆稱為原善之人是無所往而不為善人矣孔子乃  
 以為有賊害於德是為德之賊者何為者哉曰非  
 無舉也至斯無邪慝者孟子又答之曰言鄉原之人  
 能掩蔽其惡使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  
 識刺之則無可為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同乎流俗  
 所行又舍於汚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同乎流俗  
 忠信也自行其身若無廉潔而實非廉潔也衆人皆悅  
 美之而自以為是而為有德故謂之為德之賊者也  
 者也是無德而為有德故謂之為德之賊者也孔子  
 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莠之莠華秀茂者以  
 似苗惡有似亂其苗者惡利口辯辭以其似樂恐其  
 有亂其義者也惡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  
 信者也惡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於雅

樂也惡紫之間色以其似朱恐有亂於朱者也惡  
鄉原之惑衆以其似有德恐其有亂於德者也凡此  
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也其似非者如君子者乃  
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利口  
鄉原者是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  
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以  
立而不為佞亂信以立而不為利口亂德以立而不  
為鄉原亂此庶民所以興行又不為兩疑之感矣庶  
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周禮曰案論語云子  
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正義曰案論語云子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  
語而有悞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  
黨蓋不當引此為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為之黨是  
其旨也。孟子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為  
人蹉踣謫詆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者案家語  
齊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  
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註引為顛孫師亦非



何者而琴張曰師張曰曾曾參之父蓋言於前矣  
似真而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案論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  
之覆邦家其序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  
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苗莠朱紫聲樂  
所託以為喻者也是所以為異者也。色厲內荏  
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蓋本論語之文而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

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  
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  
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



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  
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  
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入等  
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  
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



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  
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鄰近之甚也言己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

無者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

也論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

判開元更始三皇以來入倫攸叙弘析道德莫

貴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闢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

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

章者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至由湯至於文王又

至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孔子而至于今止無有

乎爾者此孟子欲歸道於已故歷言其世代也言自

堯舜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百餘載矣如禹臯

陶爲堯舜之臣則親見而知堯舜聖人之大道而佐

行之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

遠則但聞其二帝所行之道遵而行之者也又自商

湯逮至文王周時又有五百餘歲如伊尹萊朱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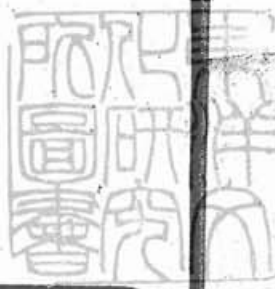
俱爲湯之賢臣則親見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

者也如文王之去湯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

聞其湯所行之道而遵之者也以自文王之世至於

孔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者

俱爲湯之賢臣則親見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